

用心跳握住一条河的脉搏

——散文集《渠溪恋歌》序

◎李忠勇

这些年,我陆陆续续读过邱小权在一些报刊和网络平台上发表的散文作品,这次见到他即将结集出版的《渠溪恋歌》散文集书稿,我仿佛听见那条流经丰都县北岸注入长江的渠溪河水流声音。这声音不是江河入海的磅礴,也非山涧飞瀑的激越,而是渠溪河特有的那般沉稳、绵长,带着泥土的体温与岁月的痕迹,在字里行间静静地流淌。

这部书,收录作者用约十年时间创作的六十八篇散文,它对于一个将人生最黄金的三十余年交付给一条河的人而言,并不是刻意的积累,而是在其生命与河流同频共振后,自然沉淀下的结晶。这曲“恋歌”,因而超越了寻常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是一部以文字为刻度的生命史,一份用心绘制的故乡地形图。

作者说过,三十多年,足以让他血脉里流淌渠溪河水的温度。这不是修辞,而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当我们穿行于《父亲的手》那沟壑纵横的皱纹时,看到的已不仅是一位劳动者的辛劳凭证,更是渠溪河在漫长光阴里,以风雨和岁月为刀笔,在人的肉体与灵魂上雕琢出的微观地貌。那双手,与渠溪河流域共享同一种构造逻辑——都是时间与自然力共同作用的杰作,都蕴藏着哺育、创造与坚韧的密码。在这里,“恋”找到了它最坚实的根基,它不是漂泊者回望时的惆怅,而是生命与土地浑然一体的、无言的确认。

这种确认,在《笔墨里的乡愁》《公房》《写簿子》中,化作了更为具体、也更令人心颤的时代记录。作者像一位耐心的考古学者,但他的发掘现场不在荒野,而在逐渐消逝的日常图景

里。“公房”不仅是一种建筑形制,它是一个时代公共生活的容器,储存着集体性的体温与喧嚷;“写簿子”也不仅是文书工作,它是乡村社会运行的人情簿与信用链。这些篇章,记录的并没有奇观,而是生活的本身。它们之所以珍贵,恰在于其平凡——因为平凡,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成为一代人共同记忆的可靠印象。这份“恋”,在此刻显露出它深沉的历史品格:以文学之笔,为奔流向前时代,保存下那些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以下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学样本。

然而,《渠溪恋歌》一书的动人之处,在于它不是对过往岁月的挽歌。如果说“恋”是深扎于过往与传统的根须,那么“歌”便是故乡未来前途和命运充满希望而生发出的枝叶。于是,我读到了《余勤川的创业故事》里的闯劲,《丰收的喜悦》中那饱满而踏实的幸福。渠溪河的水,依然在滋养着两岸,但滋养的方式如今已悄然变化。它流过《渠溪河的读书情》,便催生了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向往;它映照《渠溪河的竹筒水》的质朴,也折射出传统智慧在新时代的转化可能。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岸上的村庄在变,人们的生活在变,但那条河所象征的坚韧、忠勇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却如同河中的磐石,亘古而存。这条河与它沿岸的人们,正共同演奏一曲双重奏:一重是根脉的低音,绵长而沉稳;一重是新生的高音,清亮而充满希望。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渠溪恋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洽的美学世界。在这里,自然地与人情感不再是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而

是互文、互释、互证的一体两面。渠溪河流域的深邃,映照着父辈的沉默与深厚;河水的潮涨潮落,呼应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它的奔流不息,则象征着时代前行的不可阻挡。作者以其三十多年的沉浸,完成了从“在河边的人”到“河的一部分”的身份转换。他的文字,因此不是对风景的描摹,而是从渠溪河脉搏里直接迸发而出的心声。这使得整部文集获得了一种罕见的有机性,它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组成这条文学溪河的一支小洞,一道涟漪,共同汇聚成一首深沉而辽阔的激扬“恋歌”。

每条河流都注定要奔向大海,这是它的宿命,也是它的荣光。而沿岸的村庄、故事与一代代人的情感,正是它最舍不得、却也必须一一告别的岸。《渠溪恋歌》于此,便显露出它最终的,也是最为厚重的价值:它像一位深情的摆渡人。它摆渡了作者的私人记忆,使其成为公共的文化档案;它摆渡了读者,为那些或许远离了土地与河流的现代人,打开了一扇真切窥见中国乡镇生命律动的窗;最终,它也摆渡了渠溪河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时间之本身。

当未来的某一天,有人试图记忆这个时代、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时,这本嵌入时间长河的《渠溪恋歌》,或将成为一枚珍贵的文字化石。透过它,后人触摸到的,将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上路历程,更是一个时代在具体地域、具体人群身上留下的最真实的温度与心跳。那心跳,与渠溪河的脉搏,始终同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拍照 (外二首)

◎殷贤华

请给母亲一个大特写
她是这个家的所有定义
请拍拍她的驼背和龟裂的笑容
拍拍月亮和望眼欲穿的窗

请拍拍摇头摆尾的阿黄
是它不厌其烦,日日夜夜
替我聆听母亲的唠叨
请拍拍村口的那棵老槐树
那里有母亲太多的张望

我已背过身去,请不要拍我
要拍请只拍泪水
只拍我身后愧疚的山路

月亮

我飞马抵达家乡的时候
一枚月亮也抵达村口的河面

一枚月亮掉进院落古井
发出叮咚的声响
刚好回应了我那句“你还好吗”

两枚月亮挂在娘的眼里
娘颤抖着扔掉了拐杖

我端起酒杯,几颗泪珠
打碎了杯中的月亮

蔷薇园

从春天赶来的风
将马绳拴在了园外

黄鹂的歌唱只有一克重
而莽撞的麻雀已将初夏吵醒

蔷薇开到三分之二停下了
它要留三分之一的温床
给栀子花、茉莉花、睡美人

这个季节,恋人三三两两
小亭里蓄满了体温和心跳

阳光普照,何不把尘世放下
把身体一瓣一瓣打开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雪来了 (外一首)

◎信 鸽

当夏天与冬天的距离缩短
温度降下来并非偶然

金佛山下雪了,欢呼声掩盖寒意
从画面里传来,反射出洁白

母亲为孙女裹上了棉袄
一丝白发掉下来
缠绕在扫帚上

那年我捧着的雪
如今化在她的鬓边

躲不过,该来的还是来了
等一等,让雪激情的释放

望向窗外

窗是透明的
无遮挡的地方就是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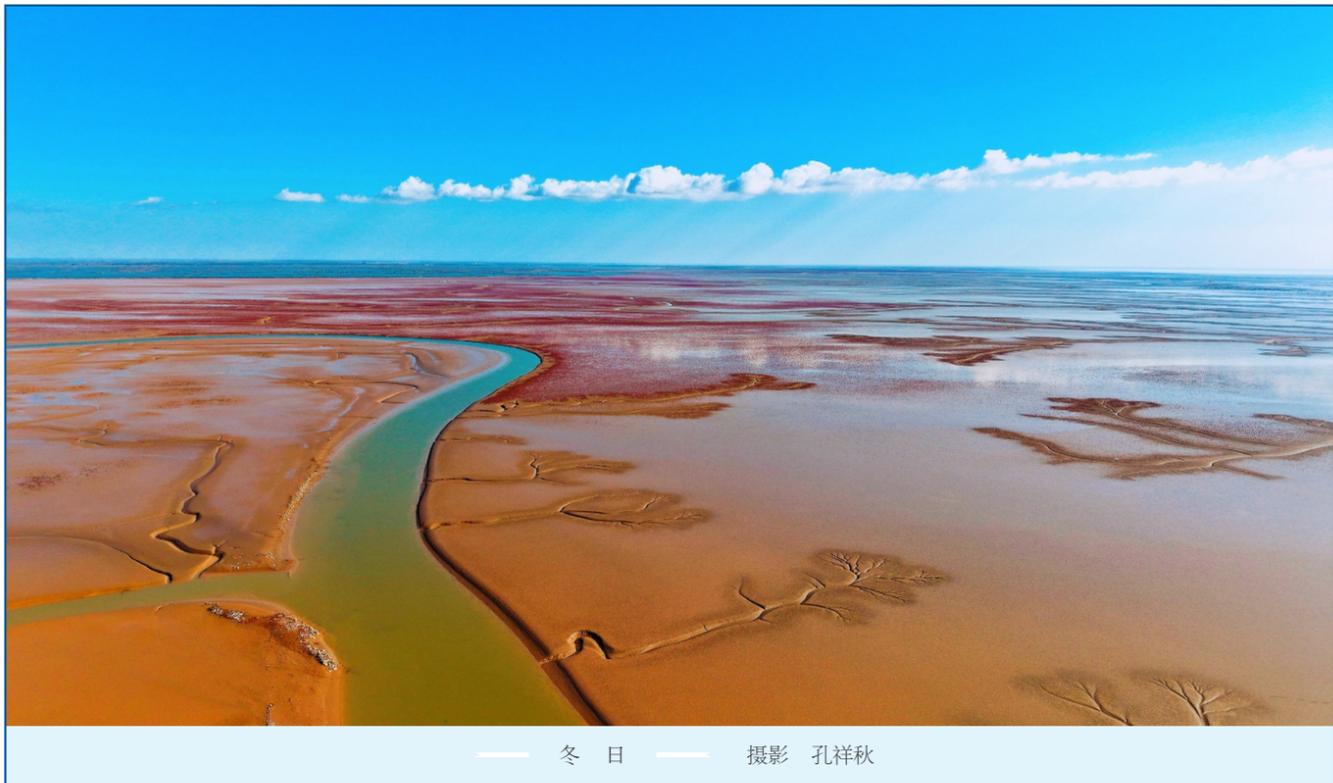
行道树将高楼裹得严严实实
那飞驰而过的车辆,与时间赛跑

山那边喀斯特桌山在呼唤
声音穿透墙面

瞳孔放大,放远
风车转动,触不可及

在追赶落日的余晖中缓缓转动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家协会会员)



—— 冬 日 —— 摄影 孔祥秋

送寒衣

◎杨 龙

思绪总是在不经意间飘得七零八落,大概都是对遥远记忆的追思,又或是对眼下事物的感叹,再细细咂摸,更多的应该是放不过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意难平吧。

故乡的习俗中有“十一月,送寒衣”一说。大概从我记事起,母亲每年都要给我的舅爷舅奶送寒衣,衣服是用纸剪出来的,小小的,在我看来连刚出生的婴儿也穿不进去,通过不同的颜色分男装和女装,裁剪女装的纸总是要带些花花点点,突出女性的美,男装则是黑色或者棕色,突出男性的稳重,还会通过有没有夹层以及夹层的厚度来区分单衣和棉衣,母亲总会说:这套穿起来肯定暖和。

每年十月初一,母亲就会裁剪出几套小小的纸衣,搭配着一摞纸钱,用大白纸包成两个包裹,写上舅爷舅奶的名字。母亲带着我出门,拿个挑火的棍子,端杯热茶,找一个人少的路口,在地上画一个圈,说烧在这个圈里的纸钱别人就不会抢走,我就觉得很神奇,用棍子把烧化的灰往圈中心拨,生怕它们飘落在圈外。

我出生在农村,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爷爷奶奶和我很亲,他们的村庄,他们的瓦房,

他们的土院,他们的声音,他们的饭菜,他们的衣服,甚至他们的血肉,填满了我童年的回忆,从清晨到黄昏,从日落到天明,从我出生,到他们离世……

今年的十月初一是工作日,前一天,我梦到我的奶奶,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女人出现在我梦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年龄的奶奶,以至于我一度疑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里?直到她在我面前慢慢变老,直到青春消逝,那个熟悉的面庞在我梦中出现,不知何时,我已泪流满面。她笑着让我不要哭,但她哪里懂我还想再听她喊我一声的思念啊。我想说:“奶奶你知道的,我从小爱哭。”但我又窃喜,我猜她出现在我的梦里,应该也是想我了吧。

恍然发现从我上了大学,就再也没有和母亲一起送过寒衣,于是我请了假,决定和父亲一起去爷爷奶奶的坟头送寒衣。母亲准备了很多纸衣,分成四份,我和父亲拿了两份。回乡的路已经修好了很多,但修过的路也变得陌生了很多,山路从陌生变得熟悉,最后和记忆慢慢重叠。村里的路很窄,车子无法通行,我和父亲需要步行去爷爷奶奶的坟地,穿过村子

的巷道,记忆里高大的围墙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儿时整日里玩闹的小巷空空如也,我似乎看见小小的自己笑闹着从小巷子里跑出来,身后跟着小脚的奶奶,满眼宠溺。

阳光正好,我和父亲跪在爷爷奶奶的坟前,点燃一堆不大的火,几套纸衣和一些纸钱,斟一杯茶,供上几个水果。有很多话想说,却什么都没出口,看着纸慢慢燃烧成灰,火焰烧燎着脸颊,等到最后一丝灰烬熄灭,磕头,作揖。突然就想起小时候过年,也会给爷爷奶奶磕头,但那时总能听到他们的笑声,也总能讨到糖吃。

离开的时候突然想起没有在地上画圈,又一想这是他们的家,总不至于有人来抢。这么多年的寒衣,是送给了再不可得的思念?还是送给了困其余生的意难平?

大山把村庄包围得很严实,泥土把爷爷奶奶埋得很深,山路蜿蜒,我和父亲离开了我人生的起点,也不知道哪里是终点,我的思绪像山路绕了很远很远,直到我发现父亲似乎松开了眉头,也放下了心事一般,我猜,这个送寒衣,送的应该是百善孝为先。